

封面：《紫藤》 秦宗英画
编辑：杨晓铁
校稿：李红
设计支持：黄胜勇

杨德云家谱纪念相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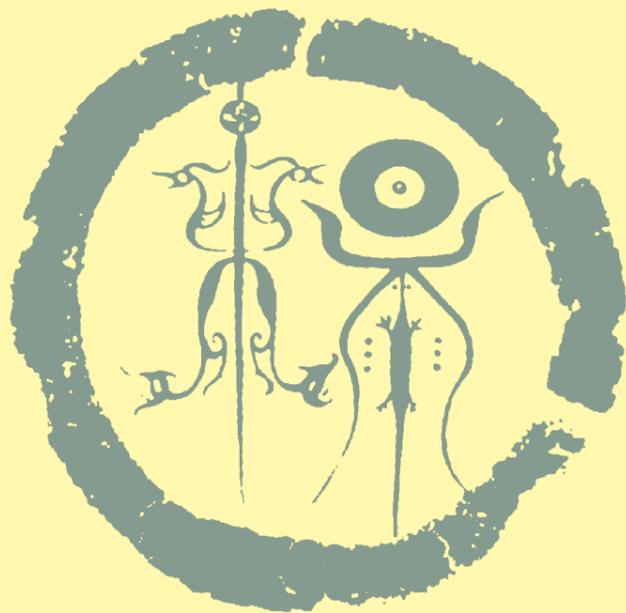
杨晓铁

编辑



家谱资料 注意保存

覓千載之滄桑



观百年之变迁

杨姓图腾

图腾释义：

杨是远古三苗之一柯挪耶劳的族称，为现代杨姓苗支，他的祖先是兵主蚩尤。“杨”是太阳的意思，由“木”和“易”组成。“木”在这里特指扶桑，在《山海经》等中国古籍中记载：扶桑树生长在东方大海上的汤谷（初在今连云港云台山）。汤谷又称作“阳谷”、“温源谷”。易、阳、羊、杨、扬、汤、蜴、蜥远古时为同义词！可以相互替代，所以“易”是“日升汤谷”的形象描写。居住在汤谷帅氏族古代传说采用扶桑纪历。扶桑纪历是观测太阳在扶桑东西（阳阴）两侧的升落高度规律、这个规律东夷人确定为五阳五阴，合称“十日”，也就是“十天干”。观测时总是一个太阳一个太阳的位移，传作“一日居上枝，九日居下枝”；这就是扶桑汤谷十日的本义。汤谷中有种大蜥蜴，今称之为龙，又名扬子鳄，鼉龙或雷兽，因此汤谷就以“蜴”代表，读为“阳”扶桑也就称为“杨”，而且扶桑树变成了龙凤合一体（见西汉长沙马王堆帛画扶桑日出图）。它的君长称为“伏羲”、“羲和”、“常羲”都取义为“蜴”，东方因而称作“析”，其天文历书称作《易经》。

杨德云家谱纪念相册

杨晓铁 编辑

二〇〇八年十月

一、序言

二、血脉传承

1. 一生苦乐谁知晓 秦宗英/文
2. 杨雨龙专页
3. 杨晓菲专页
4. 杨晓菲之子郭峰专页
5. 杨岚英专页
6. 杨红英专页
7. 杨志鹰专页
8. 杨晓铁专页
9. 杨守贞专页
10. 杨守贞长女黄曰敏专页
11. 黄曰敏之子王旭东专页
12. 杨守贞次女黄曰娱专页
13. 杨守贞之子黄曰斌专页
14. 杨守贞之女黄曰雯专页

三、嘉定风光

四、星光灿烂

五、亲情永恒

- 难以忘却的记忆 杨晓铁/文
舅舅的老家 黄曰斌/文

六、后记

- 忆雨龙 秦宗英/文
感谢母亲 杨晓铁/文

我族杨姓繁衍至今，辉煌显赫几千年，竞相贵显各争先。从秦汉魏晋时期的四世三公（杨款、杨震、杨彪）到西晋三杨（杨骏、杨珧、杨济）；从隋朝杨姓成为国姓，到唐朝杨姓称为宰相辈出的姓氏（共有十一位宰相）；宋朝时期尤以杨家将满门忠烈光宗耀祖，其威武风光不言而喻。随着时代的沧桑更迭，杨氏族人散居全国各地，有的远涉重洋定居海外，以至亲情隔膜，彼此不相往来，后代子孙亦不知祖先概貌。《杨德云家谱纪念相册》旨在沟通宗族血亲间的固有联系，缅怀先人，传承和光大杨姓。

一、杨姓来源

据史料和谱牒记载，杨姓来源有四种说法，但最为传统的起源称，杨姓出自姬姓。（1）“桐叶封弟”。周成王姬诵封弟弟叔虞于唐，人称唐叔虞。唐叔虞的儿子燮继位后，因唐地有晋水，就改称晋侯。周宣王之子尚父，幽王时被封为杨侯，春秋时晋国灭杨，杨成为晋国羊舌肸的封地。晋武公（燮的第10世孙）时封次子伯侨于杨，称杨侯，史称杨姓受姓始祖。伯侨之孙突食采于羊舌，为羊舌大夫，是为羊舌氏。突之孙肸，字叔向，又称叔肸，因戴晋有功，被分封于杨氏邑，其子伯石以邑名为氏，称杨氏。公元前514年，晋灭羊舌氏，伯石有子逃往华山仙谷，遂居华阴，称为杨氏，史称杨氏正宗。（2）赐姓。三国时，诸葛亮平定哀牢夷（湖南、贵州的僚族分支）后，赐当地少数民族为赵、张、杨、李等姓。（3）他姓改姓杨。如福建林姓迁居广东梅州后改姓杨。《北史》载，杨义臣本姓尉迟，后改杨氏。（4）其他民族改姓。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施行汉化，有代北三字姓莫胡卢氏改为杨氏。

二、迁徙分布

杨姓的发源地在今山西省境内。杨为晋所灭后，其子孙便向西发展繁衍，首先是迁入陕西境，后再迁入山西省汾水中游的霍县一带，而后繁衍至今河南省境内，成为后世杨姓发展的主流。至汉代时，杨姓已广泛分布于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杨姓入川也在此时。晋、唐时期是杨氏在南北方繁衍的重要时期，尤其以南方的繁衍最为突出，在此时期，多因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和唐代的“安史之乱”而引发中原杨氏大举南迁。至宋代起，杨姓子孙迁入江苏，其中以上海、无锡、常州、京江、毗陵、六合等地居多，也最为显赫。

另据《练川杨氏族谱》记载，最早来到上海的杨姓，是北宋宣和年间的杨敏求，祖籍关西弘农人。宋徽宗时任大夫，为官正直，不愿结党营私，因得罪奸相蔡京，罢职南迁至上海杨甸角（今望新乡杨甸村），始有杨甸角杨氏一世，传至二十七世孙杨畬（清嘉庆年间官河南涉县知县）后，杨甸角杨氏“亦稍稍散之他所，其远者在京师，其近者犹不出嘉定之境”，其曾孙杨滋，曾任两淮安抚制置使，抗击金兵，战功卓著。妹九莲，号称杨九娘，据族谱记载“有勇略，与元太祖女将耶律氏战得胜”，洪武五年（1372年）被封为女灵侯。尔后有几支杨氏迁入上海地区：南宋初有大商人杨垢，随康王南渡，自河南定居宝山白沙，“潜心经商，诚一无伪，商民共信，聚集成市”；宋末杨荣从上虞迁上海；另支杨氏，与钟、王、李三姓被流配到奉贤滨海地区；元代渤海滨州人杨乘、嘉靖进士杨道亨的先人，相继自杭州和

河南迁入青浦；元末钱塘杨瑀迁南汇下沙；著名诗人诸暨杨维桢避乱华亭天马山。明清后以杨姓命名的地方遍及上海城区，如杨甸角、杨行镇（杨垢经商地）、杨王镇（奉贤杨氏垦殖区，今光明乡杨王村），及青浦的杨扇、杨舍、杨埭、杨园、杨新，浦东的杨思，市区西北的杨家桥，市南的杨家渡等。杨氏荣耀而古老，现今杨姓人口居上海姓氏人口中第1位，为中国第六大姓，人口众多，分布广泛。

三、杨姓堂号

1、“四知堂”：据史料记载，杨震当荆州刺史时，非常清廉。一次昌邑令王密为了感谢举荐之恩，在夜里带黄金到杨震家里行贿，遭受杨震严厉地斥责，王密笑着对杨震说：“现在是深夜，地点在您府上，决不会有人知道的，请收下吧！”，杨震义正词严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说没人知道呢？”，王密听了羞愧地谢罪走了，于是杨震廉洁奉公成为千古佳话，广为传颂，杨氏因此以“四知”为堂号。

2、“关西堂”：东汉时有关西人杨震，博览明经，人称“关西孔子”，杨氏便以“关西”为堂号。

四、杨姓郡望

杨姓在长期的繁衍播迁过程中形成的郡望主要有：1、弘农郡，治所在弘农（今河南灵宝北）。2、天水郡，治所在平襄（在甘肃通渭西北）。3、河内郡，治所在怀县（今河南武陟县西南）。河南是杨姓密集的省份，也是杨姓的主要发源地，有“天下杨氏出弘农”之说。其中弘农郡望在西汉时非常出名，到唐代时成为宰相世家，尤为鼎盛。

五、杨姓文化

杨姓修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家族文化史中，忠、勇、孝、敬、勤、俭、仁、义，是杨姓文化的精髓。

忠：上而事君，下而交友，此心不亏，终能长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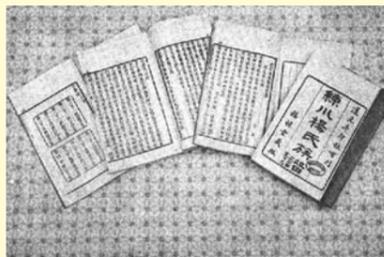
孝：敬父如天，敬母如地，汝之子孙，亦复如是。

勤：大富由命，小富由勤，血汗为运，勤劳立身。

俭：量其所入，度其所出，开销如常，吃着相似。

儿时听母亲讲，祖父杨德云于1947年病逝，母亲只对照片留有印象，所以本次修谱中涉及祖父及族谱等相关史料无从查考，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古人云：“四十而不惑”，而今我已届不惑之年，岁月的磨难使我感悟到亲情的可贵，“人活一世，草木一春”，我且有负于先辈，亦不能失教于后代。对先祖的追寻，对人生的思考，使我萌生了编辑家谱相册的念头，希望借助有限的文字影像资料让后代知晓：“参天之本，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我们与祖先血脉相连，祖先恪守的“清白传家”的家风，一定会通过亲情血脉，源源不断地传承下去。

晓铁2008/09/08于武汉



杨侯伯侨公遗像

盛事祺昌



先祖福佑

据《新唐书》记载，杨伯侨为晋武公之子，封杨侯，遂以杨为姓，是杨氏远古始祖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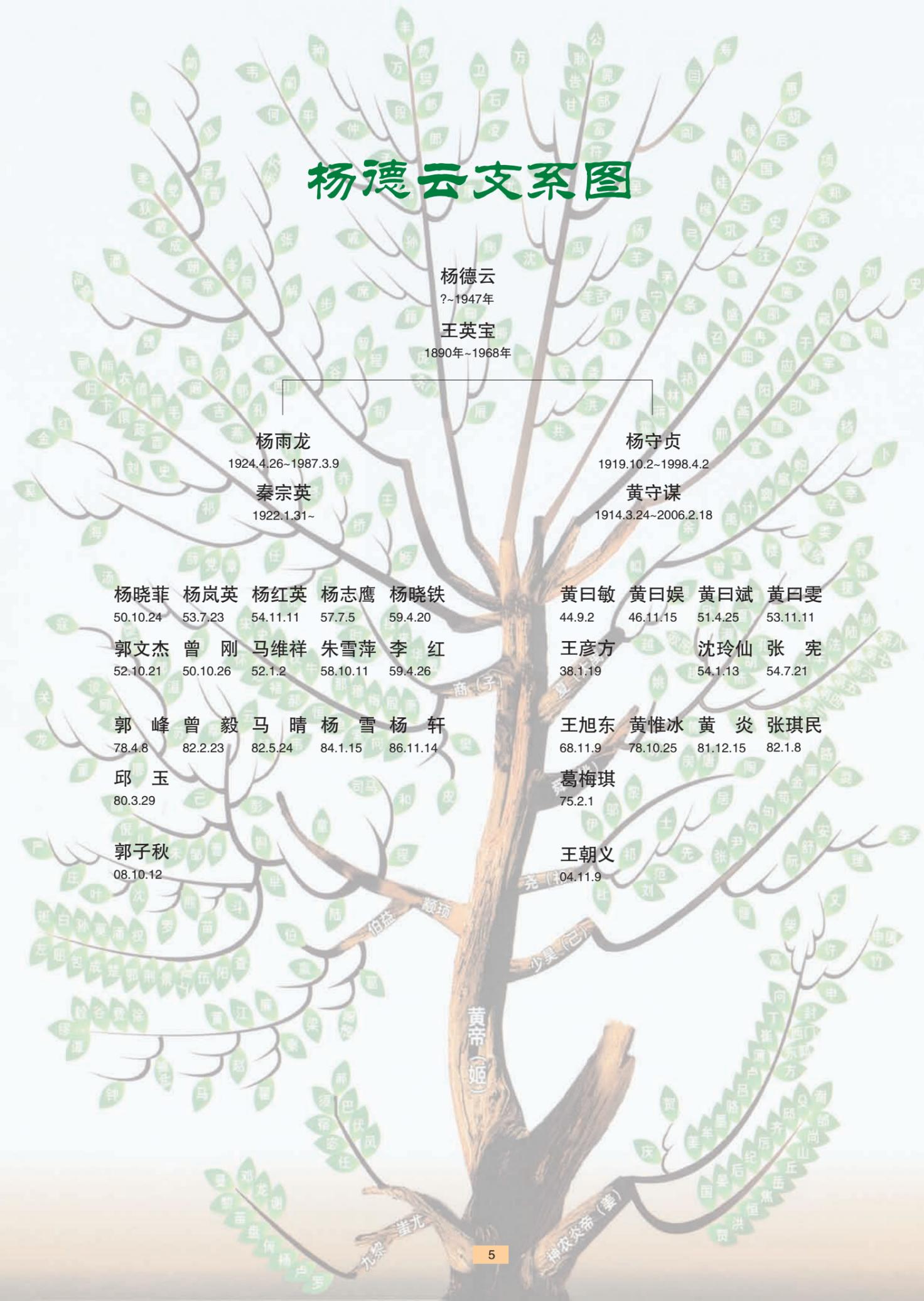
“桐叶封弟”故事

西周初年，周武王姬发驾崩后，唐国发生叛乱。太子姬诵年幼，在周公姬旦的扶助下做了国君，史称周成王。

有一天，姬诵和弟弟叔虞一起在宫中玩耍。姬诵随手捡起了一片落在地上的桐叶，把它剪成玉圭形，送给了叔虞，并且对他说：“这个玉圭是我送给你的，我要封你到唐国去做诸侯。”史官们听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周公。周公见到姬诵，问道：“你要分封叔虞吗？”姬诵说：“怎么会呢？那是我跟弟弟说着玩的。”周公却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啊！”

后来，姬诵只得选择吉日，把叔虞正式封为唐国的诸侯，史称唐叔虞。不过，叔虞长大后，励精图治，以自己的智慧才能，带领百姓兴修水利，改良农田，大力发展农业，使唐国百姓逐渐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成为唐人爱戴的封建郡主。唐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燹继位。因为境内有晋水，便改国号为“晋”。山西简称晋，也由此而来。同时为了祭奠唐叔虞，还在晋水源头、悬瓮山下修建了一座祠堂来祀奉他，这就是“晋祠”。“天子无戏言”也因此流传开来。

杨德云支系图



一生苦乐谁知晓

秦宗英 / 文

我自小生长在农村，那时政府腐败，经济落后，封建迷信荼毒，人民生活艰苦而俭朴。在乡下常以葫子、萝卜、红苕、芋头、南瓜等充饥。苕叶、茄尖、南瓜花及梢、芋梗、野菜当菜吃。面很少以苕粉、米粉待客，喜食辣椒，几乎每样菜都放。我两次在南昌尝过家乡的炒米粉，有的也别有家乡风味，如酒缸沉淀的白糊状可煮芋头吃，秋收将米磨粉做米团，用野艾糯米捣乱搓成米糰和糍粑（内包芝麻屑塘，外粘豆屑粉）。1989年在表弟家尝过一次，很节省粮食，在饭内常掺苕片、芋丝，葫子，苕、芋头煮稀饭。酱油用豆豉泡水代替，火柴很节省，用草纸做纸捻子点燃用。纸张贵而少，多用破布、瓦片、树叶、稻草揩之，哪能像现在方便讲卫生。夏天烧蚊用谷壳、木屑、艾叶、土蚊烟。很小跟着母亲敬神，烧香跪拜，读中学后不大信奉了。过年村里夜晚锣鼓齐鸣，大声唱着流传保平安的歌谣。祠堂墙上贴着纸扎的龙船和人，五颜六色，是民间艺术之一。乡里人去祠堂后，可索取点燃的蜡烛照明回家，手里还捧着熟黄豆。亲戚家结婚，用独轮车接客人住三天，新娘用红绣花轿接，按风俗行大礼，席桌有甜糊（特菜）、鱼块、海带（那时从日本来的）、串肉块等。我有次在塘边让路，被牛撞入水中，喝了几口水，自己瞎抓着爬上岸。有次被开水烫伤手，用南瓜瓢敷好，腿被火烫伤溃烂也只有贴膏药，撒消毒生肌粉很久才好。长疖子或破烂处也是用膏药、树叶贴，旧社会缺医少药，有病多用土法治。记得一次害疟疾，吃田里棉花开的花煮豆腐，民间偏方叫出去走动不睡觉，说是赶走“摆子”，现在想能活过来真是命大。父亲在吉安日新书院教书，母亲在街边摆摊卖油炸三角豆腐，小油丐锅，我8岁系上母亲为我装入红蛋的红兜，父亲开始为我启蒙教“人之初，性本善。”1931年父亲经刘炎祥姑父（同村）介绍，在武昌粮道街中华大学事务室工作。母亲带着哥和我以缝锁袜口、帽顶、洗衣等维持生活，我也学着做。当时大院内住户多而杂，鸦片烟土灯具都见过，因住着一家卖鸦片烟的人，有时警察也来抓，但都相安无事。红军进城时，宣传剪发，放足，我才得以解放，比我年纪小的女孩都缠着小脚，不过我也曾受过两周罪。1934年我随母、哥到武昌，考进二小学二年级时，慌得将名字写成“央”。父亲

那时仅有30几元的工资养活4口之家，母亲则包大学生的伙食，只有剩菜残汤才能勉强充饥。本应小学毕业，开始正规学校生活，可是五年级还未读完，芦沟桥事变爆发了。1937年父亲随学校疏散到重庆，母亲带着我们回到乡下。抗战期间，我跟着母亲学纺纱、织布、椿米、碾米、推磨、种菜、浇水、上山扒松叶、拔竹笋、摘松菇、挖地耳、摸螺丝、拾肥割草、喂鱼等什么都干。17岁那年参加妇女训练班，接受抗日知识宣传，培训结束回家时，在渡船上因船夫扯帆时船晃荡，将我连人带被掉落江中，幸被人救起，回到家中母亲为我换衣拆被洗涤，这是我第二次大难不死。19岁时我才去考取南昌女中，同时也报考职业学校，因已报到南昌女中后才接到职校通知，初中在固江与嫂同班三年，常常很早起床借着食堂灶火看书温习功课，傍晚多在山上树下看书以迎考试。虽常练毛笔字，也写过对联，可间架结构仍掌握不好，字无规范。画画、剪纸、刺绣、弹琴是我均爱好，但都学而不精，无一擅长，这都是时过而学的结果。父亲有两次信中夹5元钱被邮局没收，我曾大哭一场，那时的五元对父亲和我来说都很重要。因战局紧张，又迁赣州茅店，有时吃腐乳、用麻油和酱油拌饭，豆豉猪油辣椒蒸熟做菜，很少上餐馆吃。1943年初中毕业后，在吉青原乡小学教书一学期，由学生送蛋及蔬菜给老师集体开伙，有时工资发不出则以谷折合钱，放假时是叔父帮我挑回行李。8月投考永新女师读一年，学费伙食公费，每餐南瓜、豆腐、冬瓜、豆芽等煮熟后放上一层浮油，但糙红米饭从大木甑里蒸出来喷喷香，香甜而可口。后因战乱转学平湖村吉安中学，高二背着母亲拿钱去缴费，与表弟欧阳敬同班，在舅父的帮助下到蒋鸿奇家吃饭，住弟媳姑娘家，班上仅有校长、老师的女儿，不过四个女生，颇受歧视。1945年辍学任吉安小学教员，与嫂同事。8月吉安沦陷逃往深山老林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庆幸的是日本投降，灾难结束。1945年8月由族妹海秀的表姐推荐，在吉安真源女生部任教，表妹文明兰在此读五年级。父亲由重庆到黄石港石灰窑华中钢铁公司工作。1946年我去吉安女师普师班复学，与明兰同吃共床，同在河边洗澡，参加扛木头、种菜等劳动。1947年7月毕业，终算完成学业。1987年我故地重游，眼见



王英宝 1948年

学校旧址只留下一栋楼房，学校也已更名迁到城内。1948年经王远光校长聘请任华钢小学教员，才回到父亲身边。同年8月在普爱医院夭折一女婴。解放初期，湖北艺院招生，经同事杨洪益（他考音乐系）代交自传、作品校方准予入学，但被雨龙母子阻拦未成，错失良机，以至平凡一生。从石灰窑坐车去鄂城老师讲习班学习，当时怀着晓菲，因受颠簸，晚上感觉腹部动，幸未流产。1954年调武汉市37小、8月调合城里小学、1955年调滑坡路小学、1956年在前进一路幼儿园、1957年在汉口回民小学均教幼儿园。1961年调万松园小学，1965年调卫星村小学至75年11月退休，其间搞会计1年，凡遇调动皆服从组织安排。教一年级时班上有一女孩双腿弯曲，站立困难生活无法自理，有时双手撑地爬行，我背其上厕所，到商场礼堂看电影，有时送她回家，对学生认真负责，关心爱护，学生家受火灾、生病、家境困难时，我总是送些吃、穿等生活用品进行慰问，可对自己小孩却无暇顾及辅导，只知道他们会自觉学习，而没有倾心指导。值得欣慰的是，后来一些学生成家立业，仍心怀感激之情前来看望，见面谈吐很有礼貌。1959年至1961年，小刚、小铁白天托管在托儿园，晚上随我住回民小学，二人相差1岁多半。

解放后，由于历次政治斗争，我曾经历过多次运动考验，人活得不容易，也不轻松。“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每当回想起对婆母，父母孝顺不够耐心周到，深感内疚！1979年11月底雨龙中风偏瘫7年之久，我是尽力护理竭尽心意。兄长在台湾病重也无法觅医购药，令人遗憾和愧疚！对儿女我则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让她（他）们享有更好的物质、住房等生活待遇，儿女成家立业全靠他们自己努力，像我一样自己闯荡。1995年春季到桥口老年大学报名上国画、书法、按摩班，每周二次从航空路搭车前往，从未间断。同年秋季同济医院老年大学开班，考虑到



王英宝 1954年

就近学习方便，又报了“花鸟写意画”，此时画技提高很快，作品“鹰”参加了市区书画展。2002年子女们为我操办80寿筵，良、颐弟及家人都团聚在台北路太子轩酒店，小刚吹弹乐器、杨轩吹萨克斯，大家唱卡拉OK，同时我也展出了自己的国画作品，魏康祥、邵忠维等名家送了祝寿国画，热闹非凡，令我今生难忘。2003年电业村旧房改造，因拆迁搬家我被迫中断了在老年大学的学习。2006年老大乔迁新居，时逢东西湖老年大学国画班开学，我又重新回到了课堂，同年参加了市老年大学举办的书画展，作品“春意浓紫藤”获得第一名，真没想到85岁还能获奖，也算对自己晚年喜欢美术的一个褒奖吧。现由于因年事已高，力不从心等原因，只能选择在家涂鸦籍以消遣时光。2008年不慎摔倒伤及肋骨，可喜的是得到子女们的精细护理，尤其是儿女们在生活物资上给予悉心关心和照料，使我倍感温馨。

人云：“尊重”贵在对老人生前的尊敬，死后“文章”再做也没实际意义，我亦有同感。我赞同邓颖超同志对“安乐死”的观点，现在我珍惜生命的每一分钟，希望能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倘若百年后，我愿将骨灰分成四份，作为父母亲、兄长、雨龙墓边树木坑里的肥料埋下，永远陪伴在亲人身旁，长眠于九泉之下。这正是：

年少迟学遭中辍，人生苦乐谁知晓？
艰苦朴素度春秋，扪心无愧慰亲人。
剪发放足破封建，力争学成了心愿。
艺院深造枉错过，空有宿愿付东流。
亲身经历告后辈，岁月切莫徒伤悲！



秦宗英、杨雨龙1948年

杨雨龙（逸农）：1924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嘉定。1946年经姐夫黄守谋引荐在大冶电厂从事会计工作。1952年调汉口先后在暨济水电公司、汉口发电厂、杨园三处、湖北省电力制杆厂（后改为武汉铁塔厂）工作。1975年11月退休。1976年第一次回上海嘉定探亲。1979年11月29日中风至右半身偏瘫。1987年3月9日1时逝世，享年63岁。

秦宗英：1922年1月31日出生于江西吉安。1934年随母亲到武昌读书。1937年参加妇女训练班后考取南昌女中。1943年初中毕业任吉青原乡小学教员、吉安县小学教员。1948年任华钢小学教员。1954年调武汉市先后在37小、合成里小学、滑坡路小学、前进一路幼儿园、汉口回民小学幼儿园、万松园小学任教。1965年调卫星村小学至1975年11月退休。



秦宗英、杨雨龙1949年



秦宗英、杨雨龙1951年



秦宗英、杨雨龙1951年



杨雨龙1966年



秦宗英1997年

母亲的恩泽

——纪念母亲80大寿

杨晓菲 / 文

秋去冬来，在跨进新年的第一天，我们迎来了母亲的80寿辰。我的母亲头发已经全白，往年每当她老人家的生日临近时，我们几个子女就会在一起议论着如何庆祝，总希望她老人家在这一天能高兴一下，可每年到生日这一天，又总是被母亲充满慈爱的一句话阻拦了：“你们的工作都很忙，等我80岁时再给我祝寿吧！”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母亲的祝寿的心愿总是没能实现。

听母亲说过她的往事，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正是她读书的年龄，当时由于世俗的偏见，重男轻女，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然而母亲却有着求学上进的顽强性格，外祖父心疼女儿，答应了母亲上学的要求，经过刻苦学习，母亲终于毕业于江西女子师范学校，后几经辗转到武汉开始了她热爱的教育事业。母亲是位非常敬业而和蔼可亲的人，从我懂事的时候起，不知有多少个深夜我从梦中醒来，常看见母亲伏在灯下批改学生作业，认真地备课，白天教学完后，她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去学生家家访，并且将我们姐弟几个穿的衣服送给家庭困难的学生，母亲所教班级的同学们很团结友爱，每次考试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位为人师表，献身桃李，为教育事业甘愿付出一腔心血的人。

记得14年前，我的父亲生病住院，医生们说的那几句话我终生难忘：“你们有一位好母亲，你们的父亲瘫痪卧床8年，身上竟没有一处褥疮，这真是护理的奇迹啊！”

悠悠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今生我最大的心愿是尽心尽力报答母亲的恩泽，愿我的母亲及所有老人们健康长寿！

菲于2002年1月1日



杨晓菲、郭文杰——摄于1974年

晓菲：乳名菲菲。1950年10月24日夜出生于黄石石灰窑华中钢铁公司医院，住黄石港天主教堂电厂宿舍。满月后带至学校哺乳，体胖包裹紧，开包换尿布时感觉冷。稍大每周回家指着帽子、背包嚷着叫走，喜欢看画，凡教的字物第二次能指认出。1951年夏天受热，头上长疖子，打针消炎后治愈。有次吃蒸蛋未等摊凉就急于吃，结果烫得大哭，当时政治思想风气浓，责怪保姆后在民主生活会上还受到同事的批评，现在的咽炎，可能与此有关。周岁断奶由奶奶照看十分疼爱，头发较稀少，常用美人蕉水蘸湿梳之。1953年奶奶带

回嘉定老家小住，8月随奶奶由上海回到汉口航空路供电局宿舍平房居住，那时雨龙已调整济水电公司任会计。1955年三姐妹均先后传染了麻疹半月之久，菲菲小学毕业于航空路小学，初中分配在万松园中学，作文较好，在班里常被用作示范文。1966年初中毕业后经历文化大革命失去继续求学机会，1968年下放汉川垌塚，1970年调回雨龙单位省电力制杆厂先后从事翻砂工、工会美工工作，1977年结婚，1978年生郭峰，1979年调到桥口工商银行任专职美工，1990年9月至1991年1月参加工商总行在南宁艺术学院举办的“储蓄美工培训班”，1992年8月通过文化考试取得入学资格，进入郑州轻工业学院“银行班”学习室内外装潢设计，1994年6月毕业取得大专文凭，终于圆了大学梦，同年参加市职称办举行的职称考试，被评为“中级美术师”。2005年正式办理退休手续，因其对越剧、美术、音乐特别钟爱，退休后在东西湖老年大学越剧班、国画班学习，曾多次参加学校举办的文艺演出及国画展览。2008年荣获省工行营业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工行成立25周年员工书法美术作品展”国画三等奖。

(2008/06/12秦宗英撰文)



杨晓菲1952年



杨晓菲1962年



杨晓菲1967年



杨晓菲1968年



杨晓菲家庭合影198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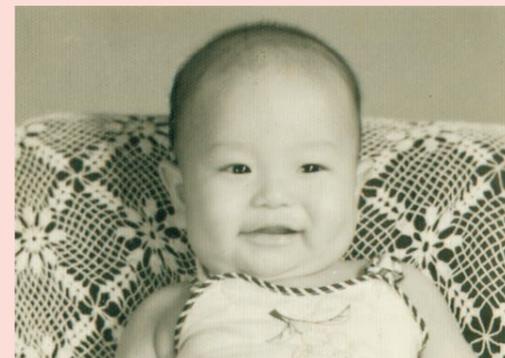
杨晓菲1999年



郭峰、邱玉——摄于2004年

郭峰：

- 1978年4月8日出生
- 1985年江汉区卫星村小学
- 1988年武汉市第十二中学初中
- 1991年武汉市第十二中学高中
- 1994年湖北省电大工商银行分校
- 1997年武汉市外贸纺织品进出口公司
- 2003年汉口银行
- 2006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



郭峰1979年



郭峰1984年



郭峰2001年



郭峰2004年



郭峰之子郭子秋2008年



郭峰家庭合影2008年



杨岚英、曾钢——摄于1981年

岚英：曾用名经建，乳名蓬蓬。1953年7月23日生于黄石港电厂租住民房，头晚胎动明显。以前曾滑跌坐地一次，并无影响，由接生员在家中分娩，体重稍轻，月子中雇有保姆，满月后同住学校宿舍。8月调汉口亦雇有保姆，小时曾佩带锁片、小木鱼，一次穿着大人的拖鞋上台阶时拌跤前额跌开一口子，急送医院用胶布缝合伤口，留下疤痕。1957年患小儿麻痹症住同济，抽骨髓时雨龙哭了，庆幸的是未留下后遗症，但体瘦后又患上猩红热住传染病院。上幼儿园时与老三在一起，曾患肺炎

住院，姊妹三人同时出麻疹，10岁患肝炎以至休学一年，与老三同届初中毕业下放新洲，后招工到新洲仓埠纺织机械厂。1981年4月与曾刚结婚后调回武汉橡胶厂，在配电房从事抄表工作。1985年雨龙生病住进西马街卫生院，曾刚每天送饭陪护，帮忙购买轮椅车，看得出其勤俭不怕受累，由于单位效益不好，加上平时不注意饮食节制，曾刚不幸身患糖尿疾病，家庭重担全部压在蓬蓬肩上。好在外孙曾毅善解人意，知道心疼父母，工作也相对稳定，但愿能够多替父母分担忧愁。(2008/06/12秦宗英撰文)



杨岚英1966年



杨岚英1973年



杨岚英1981年



杨岚英2002年



杨岚英之子曾毅1982年



杨岚英家庭合影1982年



杨岚英之子曾毅1983年



杨岚英之子曾毅2007年



杨红英、马维祥——摄于1981年

红英：乳名勃勃、晓帆。1954年11月11日生于市一医院，怀时就担心奶奶说“三千金”。满月后带至合成里小学幼儿园住，上课哭吵，无法顾及，后托附近人家照看。断奶后早出晚归放自治街小学托儿所，一岁出牙迟，到市一院看牙医，说以后会长出来。三岁后与老二同在宿舍内幼儿园，会反过来照顾老二吃饭。1958年随嫁嫁在华师桂子山住，1960年接回入万松园小学，后转航空路小学毕业。曾在同济露天看电影时被人掷石头打破头，从小身体好，很少生病，有次夜晚睡觉时被小蟑螂爬入耳内，雨龙急忙用自行车送去就诊。文革开始后失去升学机会，以至初中毕业后随文教系统下放到新洲，1975年顶职回卫星村小学任会计，1981年6月与马维祥结婚住在长航宿舍团结户。1987年2月雨龙久病难愈住进长航医院，夫妻二人天天为其送饭，并共同护理，颇尽孝心。1989年搬至蔡家田新居，经常接我一同居住，买好早点、备好可口饭菜、陪同游玩葛洲坝、深圳、北京等地，一生勤俭持家、工作尽职尽责。(2008/06/12秦宗英撰文)



杨红英1955年



杨红英1969年



杨红英1971年



杨红英2005年



杨红英之女马晴1987年



杨红英之女马晴1994年



杨红英之女马晴2006年



杨红英家庭合影2007年



杨志鹰、朱雪萍——摄于198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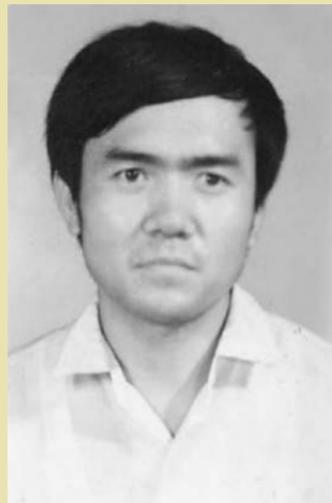
志鹰：乳名毛弟、晓刚。1957年7月5日生于同济医院，当柳主任送来时，我担心又是女孩，结果医生告诉是男孩，我还不相信。母亲、顾弟来医院看望，奶奶高兴得发红蛋给邻居，雨龙外出工作医生电话报喜告知。满月后住回民幼儿园内，白天放在区办托儿所，断奶后曾放别人家照顾。一岁患麻疹，1959年寄大兴路小学托儿所，有次眼角被椅角撞伤，曾吃山楂患痢疾，三岁入洞庭街幼儿园，头上长疖子而接回，后又入区幼儿园。1963年上航空路小学，1965年支援新校随班转入卫星村小学至毕业。小时曾被坏孩子从高楼顶掷玻璃瓶将头打破缝针，读三年级时由骆老师带至公园玩，从攀架上摔下撞破头。小时背上汗毛多，食量大，1958年曾随奶奶回过嘉定一次，高中毕业后顶雨龙职到线路器材厂工作，为人忠厚老实，工作认真负责，1983年5月1日结婚，1995年辞职到武汉印刷厂工作，勤俭持家，孝敬老人，2003年搬迁至汉阳升官渡翰林苑小区居住。(2008/06/12秦宗英撰文)



杨志鹰1958年



杨志鹰1967年



杨志鹰1979年



杨志鹰之女杨雪1984年



杨志鹰之女杨雪1985年



杨志鹰之女杨雪1988年



杨志鹰家庭合影2005年



杨志鹰之女杨雪2006年



杨晓铁、李红——摄于1985年

晓铁：曾用名涛鹰。1959年4月20日生于同济医院，怀时正值宣传计划生育，曾动员堕胎，遂到医院准备流产，因询问打不下胎儿要刮掉，听后因害怕而离开了医院幸而留下。怀时很担心又是女孩，满月后俩兄弟均放在大兴路小学托儿所，一岁以后每天见到谁的妈妈进去看孩子，都会喊叫着“谁的妈来了”，像报信鸟似的。周末回家时一手抱一个牵一个，哥为其端痰盂并关照吃菜，三年自然灾害时常因限量吃不饱饭摔碗，天热三人睡在矮屋蚊帐内，受热后胸部生一脓疱疔而开刀。1961年我调万松园小学后将其放家中由奶奶照顾，常坐在厨房凳子上玩，每次大便均等我下班后回来倒。一次踩着过道上的熟菜叶滑倒扭伤大腿，抱着到黄医生家治疗，小时候因缺钙，吃过炒熟的蛋壳，打过补钙针。小学在航空路小学读书，5年级时转入卫星村小学，初中毕业分配到星火中学，后转学至武汉第十二中学，1977年毕业下放湖北省枣阳县，1980年在山东济南部队服役，自幼独立生活能力很强，1983年复员退伍分配到武汉铁塔厂工作，1986年脱产读电大，毕业后子承父业从事财会工作。1985年10月1日结婚，靠自己努力拼搏，终于有了理想的事业，与兄弟姐妹和睦团结，敬老爱幼，个人爱好广泛，为人谦和友善。(2008/06/12秦宗英撰文)



杨晓铁1960年



杨晓铁1980年



杨晓铁1986年



杨晓铁2002年



杨晓铁之子杨轩1986年



杨晓铁之子杨轩2000年



杨晓铁之子杨轩2001年



杨晓铁之子杨轩2007年



杨晓铁家庭合影2007年



杨守贞、黄守谋——摄于1944年

杨守贞，1919年10月2日（农历己未年八月初九）出生于上海嘉定，幼年入私立启良小学读书，师从浦泳等先生学习。毕业后在家助父母料理家务。1944年，从成为沦陷区的嘉定出发，乘车步行，历时一个多月，辗转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等地，行程数千里，到四川寻找未婚夫黄守谋。在重庆与黄守谋完婚后，随丈夫的工作单位变更，先后到武汉、天津等地生活。战乱时期，社会动荡，民生艰难，杨守贞在颠沛流离中辛勤操持，相夫教子，任劳任怨。1952年回嘉定，借居东大街442号。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曾在东大居委会担任管理工作，因能力强，工作有成绩而受到镇领导及居民好评。1968年搬迁至南大街125号，后曾在廖南居委粮站工作。1998年4月2日因脑梗塞并发症过世，享年80岁。生有子女四人：长女黄曰敏，二女黄曰娱，三子黄曰斌，四女黄曰雯。

黄守谋，1914年3月24日（农历甲寅年二月廿八日）出生，上海嘉定西门人。曾在《时事新报》报社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前后随机关内迁四川，先后在重庆、甘肃、武汉、天津等地的资源委员会、电台、工厂担任财务工作。1952年回上海，在大新铁工厂、上海阀门六厂从事财务工作，文革结束后从上海自行车厂退休。2006年2月18日因肾衰竭逝世，享年93岁。（黄曰斌撰文）



杨守贞1945年



杨守贞1949年



杨守贞1952年



杨守贞1954年



杨守贞1962年(武汉)



杨守贞1997年



杨守贞1988年



写给舅妈的信

黄曰敏 / 文

舅妈：您好！

二月十七日下午2时多我在单位接到父亲似乎绝望大声的电话“快点来呀，姆妈不好了！”。我放下电话急忙给曰斌学校打电话，要他赶紧到母亲家。从父亲电话中的声音我感到事情很大，骑车时心在发慌，半路上我把自行车停放在百货公司门口，打的来到母亲家。进门只见母亲坐在厅里靠墙椅子上，两眼往左斜，任凭我大声疾呼丝毫没有反应，我随即拨打了120救护电话，10分钟后救护车到楼下，正好曰斌也到达，大家一起用担架将母亲抬上车送往医院。在急诊室经医生确诊为脑梗塞，随即给母亲插上了氧气管、导尿管，谁知这一插竟插到母亲远行的那一天！傍晚，张宪赶到（雯雯去宁波开会），大家商量是否转上海治疗，张宪请医院副院长看后认为：“梗塞面积大，还可能会引起脑出血，病情很严重，转院意义不大”。雯雯于十九日下午赶回，我们商定白天由我陪护，曰斌、雯雯晚上轮流值班，彦方在家替父亲烧饭照料，晚上我再回父亲那里睡觉。母亲始终昏迷不醒，右边身体完全瘫痪，看这种情景，我们还是通知了曰娱。一个星期后母亲已有些知觉，来人叫她点点头，一到晚上见曰斌、雯雯在会要他们回去，问她是不是只要阿姨陪她点头应允。4月1日考虑到母亲病情稍有好转，想让父亲到医院探视，由于天气原因没去成。2日10点半左右，母亲开始下嘴巴颤抖厉害，下午2点我和张宪陪父亲去见母亲，叫她时还能点头。等到父亲从医院回家不久，张宪开车叫我下楼，嘱咐我不要告诉父亲，我预感情况不妙，便对父亲说“彦方叫我去下，你自己当心”。车上张宪告诉我母亲病情恶化，已电话通知曰娱，我到医院时，曰斌、雯雯已在母亲身边，我扑上前直呼姆妈，此时母亲已出现急促呼吸，两眼向右上角翻，正与死神作最后挣扎，曰斌把我拉下来，怕我心脏病复发，这时曰娱、小冰、琪民、黄炎、玲仙都已先后来，5点15分母亲抛下她所有的亲人独自远行而去。当晚，大家商量5日为母亲送行，3日早上由曰斌告诉父亲，以免当晚他受到刺激。4月5日上午10点30分我们与亲爱的母亲告别，当我和雯雯回到家里整理母亲的遗物时，眼见一件件衣服、鞋子，不禁又泪流满面。22日星期三母亲远行第21天，我们又聚集到父亲那里，望着母亲的照片，回想起母亲一生辛劳，看着眼前摆放的衣服，没有一件质地好的，她把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子女和父亲，怎能不令人泪流不止……

舅妈，从此我们只能从照片中回忆母亲的音容笑貌，现在她没有了一切痛苦、烦恼，不再为谁担忧，愿母亲在天之灵，能感感受到我们的祈祷。因我离父亲最近，所以每天下班就去那里照料，曰斌负责帮他洗澡，曰娱只有星期六抽空探望，曰雯平时有空就去，现在我们只想让父亲身体好一点，再多活几年。

舅妈，也请您保重身体，渡个幸福的晚年！

顺问候菲菲等表妹、表弟好！

祝身体健康。

外甥 曰敏敬上1998.4.19日下午四时



黄日敏、王彦方——摄于1967年

黄日敏：

1944年9月2日出生
 1950年-1956年 上海嘉定启良小学
 1956年-1959年 上海嘉定第一中学(初中)
 1959年-1962年 上海嘉定第二中学(高中)
 1962年-1964年 嘉定会统训练班
 1964年-1984年 上海嘉定食品厂化验室
 1985年-1994年 上海嘉定商办工业公司科技生产股、办公室
 1994年-2002年 退休聘用上海嘉定消费者协会
 2002年-至今 退休在家



黄日敏1961年



黄日敏196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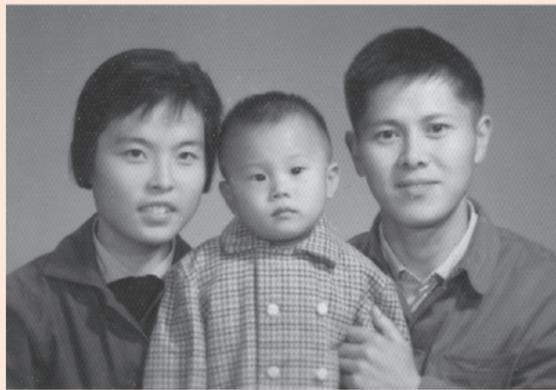
黄日敏1965年



黄日敏之子王旭东1968年



黄日敏之子王旭东1969年



黄日敏家庭合影1970年



王旭东、葛梅琪——摄于2003年

王旭东：

生于1968年11月9日
 2005年- 至今 Intel公司新兴市场平台部门高级项目经理，负责面向教育的原型平台研发
 1993年-2005年 上海英业达公司研发部高级经理，曾负责电子词典，路由器，电子书，笔记本电脑，数字家庭等产品的研发
 1991年-1993年 上海航天局上海仪表厂助理工程师，负责陀螺组工艺
 1987年-1991年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自动控制系



王旭东1984年



王旭东1988年



王旭东1997年



王旭东家庭合影2007年



王旭东之子王朝义2008年



王旭东之子王朝义2008年



黄日娱——摄于1967年

黄日娱：

1946年11月15日出生于武昌
 1952年-1958年 上海嘉定启良小学
 1958年-1961年 上海嘉定第一中学(初中)
 1961年-1964年 上海嘉定城厢中学(高中)
 1969年-1993年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
 安徽南湖农垦农场马鞍山二中任教
 安徽大学附中任教
 安徽省物资学校任教
 1993年上海宝山顾村中学任教、获高级讲师职称
 1995年获高级教师职称
 2001年12月退休



黄日斌、沈玲仙——摄于1981年

黄日斌：

1951年4月25日出生
 1958年9月1964年6月 启良小学
 1964年9月1968年10月 嘉定一中
 1968年10月1978年10月 嘉定县朱桥人民公社潘家六队插队
 1978年10月1980年12月 上海师范学院分院中文系
 1980年12月2002年7月 嘉定一中教师、教务主任
 2002年7月2007年7月 桃李园实验学校副校长
 2007年7月 中光高级中学副校长



黄日娱1965年



黄日娱1966年



黄日娱1980年



黄日娱1998年



黄日斌1985年



黄日斌家庭合影1997年



黄日斌2008年



黄日娱之子黄惟冰1979年



黄日娱之子黄惟冰1980年



黄日斌家庭合影1997年



黄日娱之子黄惟冰2003年



黄日斌之子黄炎1988年



黄日斌之子黄炎1991年



黄日斌之子黄炎2008年



黄日雯、张宪——摄于1981年

黄日雯：

1953年11月11日出生
1966年嘉定启良小学毕业
1969年嘉定一中初中毕业
1970年2月赴云南西双版纳水利三团支边
1979年2月边回上海阀门六厂
1979年12月调入上海磁钢厂
1993年调入上海嘉定区开发总公司至2000年退休



黄日雯1971年



黄日雯1974年



黄日雯1976年



黄日雯之子张琪民1982年



黄日雯之子张琪民1988年



黄日雯之子张琪民1995年



黄日雯家庭合影2005年



秋霞圃水榭



古猗园



吴兴寺



嘉定城隍庙



博乐广场

难以忘却的记忆

杨晓铁 / 文



从左至右依次为：

- 黄炎 2004年上海大学毕业
- 张琪民 2003年上海海关学院毕业
- 黄惟冰 2003年上海大学毕业
- 王旭东 1991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



从左至右依次为：

- 马晴 2003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
- 曾毅 2000年湖北省物资学校毕业
- 郭峰 2006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
- 杨雪 2006年江汉大学毕业
- 杨轩 2005年华北电力大学(留学英国)

对于孩提时代的一些事情，现在大多忘却了，不过我依然保存着对祖母、外祖父母以及父亲的完整印象，虽然他们离开人世已经久远，然而每到清明，我们都要前往黄金桥墓地凭吊，以寄托思念之情。

我家排行老五，小时候顽皮、任性，常常因为赤脚玩耍挨祖母打骂。从我记事起，童年的大多时光是在祖母身边渡过，记忆最深刻的事是，祖母喜欢大姐和哥哥；我们特别喜欢吃祖母做的上海红烧肉。每逢节假日兄弟姊妹会跟随父母去武昌华师探望外公外婆，那时候外祖父在华中师范学院从事财会工作，周末学院放电影，父母常陪我们同去，一家人谈笑风生，尽享天伦之乐。外祖母勤劳一生、勤俭持家，只要我们去总会想方设法改善生活。外祖母有吃斋念佛的习惯，出于敬重我们从不提她最忌讳的字，就连碗、筷都主动分开，怕沾上油腥惹她生气，我知道吃斋是件很苦的事。

兄弟姊妹中数我上学较晚，大约六岁半才接受正规的启蒙教育。由于受文化大革命思潮影响，从小学到高中基本上是在各种运动和工学农劳动中渡过，因此荒废了正常的文化课学习，令人懊悔不已。1977年中学毕业踏上社会，先后经历了知青下放、部队服役、电大学习、工厂转干、财务审计等几个重大阶段。尽管岁月差强人意，但我认为现在从事的职业会计，与父亲有着密切的关系。1983年我从部队退役后被安置到父亲单位工作，同年考取电大，单位教育科考虑到父亲是老财会，就帮我选报了会计专业，说是“子承父业”。童年时我曾想当作家、诗人、外交家，现在看来还是会计这个职业更适合我，我觉得这也许是父亲遗传基因的结果。在我读书期间，父亲病重长年卧床，当他感觉身体状况好些时，总不忘向我传授财会工作经验，这些对我日后的工作帮助极大，使我每逢事业成功长进之时，仍然感恩不尽，难以忘怀。

父亲一生踏实做人，工作兢兢业业。由于“文革”政治上蒙受冤屈，使身心遭受摧残，创伤难以愈合，以至嗜好烟酒，忧郁成疾。1979年11月患脑血栓中风导致右半身偏瘫，七年后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享年63岁。

父亲生病住院期间，由于工作原因，我很少陪护、照料，给予精神上的慰藉，时至今日仍感到遗憾。所以每当清明节，家人前往黄金桥墓地祭拜时，我都难以排解负疚之心。尤其当外祖母谢世时，母亲怕影响我在农村锻炼，独自承受了巨大的悲痛。为了安慰母亲，我曾提笔写了一首悼词，以寄托哀思。值得欣慰的是母亲将此稿留存至今，现选编入册以祭奠逝去的亲人。

读罢家信动哀情，咽声泣隅与母亲，
 外婆孙儿把你唤，母亲失时儿同伤。
 噩耗伤人最为凄，悲从天降如霹雳，
 家人自来无忧患，今朝满堂悼魂灵。
 热泪洒落语难言，外婆悄然离人间，
 临别孙儿未尽孝，多烧纸钱常祭奠。
 儿慰母亲宽其心，母哭揪碎儿的心，
 劝母不要心伤尽，儿女自会分忧情。

杨晓铁2008/08/修改



杨雨龙墓地——黄金桥1987年

舅舅的老家

黄日斌 / 文

舅舅的老家，也是我母亲的老家，在嘉定城的东头。南临练祁河，北靠东大街，与现在的陆俨少艺术馆、秋霞圃南入口隔街相望。舅舅的老家不大，小时候曾去过一次，印象中似乎要走过散布着断砖碎瓦长着杂草的一块不大的空场，就看到紧靠在练祁河北岸上的三四间小房子，矮矮的。边上好像有一座“水桥”。这“水桥”不是通常所说的“桥”，而是江南水乡依水而居的人家，在河边用石条搭建的通向水面的台阶，近水面是一个较大平台，可以蹲着淘米洗菜，洗衣净被。那时家境稍好些人家，都是有自家独用水桥的。舅舅家原来的房子是较多的，靠东大街的一些大房子，好像还是二层的楼房，“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被日本飞机炸毁了，就成了空场上堆着的瓦砾，留下的这些靠河的小房子原是堆杂物或柴草的。

舅舅的老家里租住着一家外地人，好像是江苏北部的人，男人瘦小女人高大，还有几个小孩。男人姓“ci”或“chi”，字形很少见，究竟怎么写，这几天我翻了好一阵字典也没找到当年留下的模糊印象。母亲找我父亲到了四川后，舅舅也到武汉谋事，后来把外婆也接到汉口，老家就没人居住了，委托一个杨姓的远方亲戚照看，后来这亲戚就把房子出租了。说是租房，尽管租金只有几毛钱，可这家人几乎从未交过房租，理由是房子破旧，他们入住后花钱修了房子。母亲回嘉定后，曾想住回老家，可那户外地人说他们找不到其它的住处，不肯搬走。于是母亲就在东大街靠近义弄的地方另租房住。

跟母亲回老家看看是因为这家人几次上门说屋顶漏雨，墙倾斜了，要求修缮。这次看了老家后，母亲就请人上房添瓦捡漏，又砌了墙，整修一番。可过了不久，这家人又来了，说是他家孩子大了，男女要分床睡，房间不够，临河的几间房子破旧无法住人，要重新翻建。那个高个的女人很凶，哇啦哇啦说着我听不懂的苏北话。还去镇政府去房管部门告状。49年后讲家庭出身讲阶级成分，出租房屋也算是一种剥削行为，让租户住破房子就有迫害无产阶级的嫌疑。街道干部转达上级的指示，房东要保证住户的利益和安全，尽管他家白住十多年。母亲连忙写信和舅舅商量，舅舅说翻造就翻造，翻造后我们自家人住进去。母亲想这也好，自己家的房子让外人白住不说，还隔三差五地出钱维修，算怎么回事！和这家人一说，他们又推托租不到其它的房。母亲说那就对调一下搬到我们租的房，哪知道那个高个女人竟厚着脸皮说我们家的租金要2圆多钱，他家付不起这么贵的房租。那架势就是逼你非把房子白送给他家不可，碰到这样的无赖你能怎么样？舅舅考虑了一阵后咬咬牙说那房子不要了，送给国家；我母亲舍不得可也没有办法。房管所了解情况看了以后也觉得棘手表示也不要。那女人就经常上我家说房子的事，母亲为了送掉房子经常找有关部门。过了半年多，写了很多申请和情况说明，最后总算由房管所接收下来。就这样，舅舅的老家一下子就没了，而且是自己央求着要送人的，有人接受后还高兴了好久，实在是可笑又可悲的怪事。听说后来那女人又与房管所闹了好一阵，要修要造，最后政府部门也斗不过这户无产者，最终翻建了房子给他们一家居住。

舅舅的老家是什么时候拆掉的，我不知道。文革中我家被逼着搬到南大街的两间小房住后，很少再到东大街去，大概是八十年代秋霞圃复修扩建时连带拓宽东大街时拆除的吧。96年我住到城东郊外的新成地区后，有时从东大街出城，每次经过舅舅老家所在地，总会不自觉地望上几眼。那里现在是一块绿地，种着雪松杉树，还有不知名的灌木和草皮。树和草长得很好，郁郁葱葱的。前人说“物是人非”，外公、外婆、舅舅和我母亲都已经不在了，可眼前“物”也非复当年的物了，舅舅老家的小屋连一点痕迹都难以寻找，好像从未存在过似的。时光的流逝和社会的变革让人对“沧桑”两字有了真真切切的感受，怎不叫人伤感悲叹！

说到舅舅的老家，就会想到外公外婆。外公去世早，母亲很少提到。倒是不时地要说起外婆。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我母亲独自一人从嘉定前往四川寻找我父亲



杨雨龙、秦宗英1976年秋于上海嘉定县龙潭公园

时，不信神佛的外婆，每天点一支清香求神灵求列祖保佑我母亲一路平安。二是外婆的名字是舅舅起的，我大约在读小学四五年级时听说这事的。那天我和母亲在整理家中的杂物，翻出了一只红漆圆篮。是用细细的竹篾条编制的，还带圆盖。在篮底支撑的宽竹片上，写着“王英宝”三个字。我很好奇，家里没有人姓王，就问母亲是谁？母亲说是外婆，并笑着告诉我这名字还是舅舅起的。外婆没有大名，娘家姓王，小名阿宝。后来政府登记户籍要填写姓名，舅舅就给外婆起了这个名字。记得当时听了后我纳闷了好一阵：怎么会儿子给母亲起名字呢？我没有见过外婆，就问外婆是什么样的。母亲比划了一阵，说是如

何如何，怎样怎样。大概看不解的样子，就翻出照相簿给我看外婆的照片，就是如今家谱中的那一张。看了照片我说其实我见过外婆，母亲说不会吧母亲生我妹妹雯雯做月子时外婆回嘉定服侍我母亲，那时我两岁半。我说看了照片记起来有一个个子不高走路慢慢的老太，把糖罐放在房间里梳妆桌镜子旁的小抽屉上，让我踮起脚也拿不到。母亲笑起来，说有这回事，她躺在床上看见的。那时租借房子的客室是两家共用的，每家各用半边，都砌了一个烧柴草的灶头，嘉定话叫“大灶”。烧饭总有锅巴，就撒上些白砂糖，给小孩当零食吃。糖罐就放在灶面上，外婆怕我偷糖吃，就把糖罐放进了房间。

外婆再回嘉定是在她过世之后，母亲到武汉奔丧回来，背回一只帆布工具包，里面装着外婆的骨灰盒。那时是文革期间，是我家最艰难的时候，因为不准土葬，骨灰盒悄悄地送到城东新泾桥亲戚家，深埋在自留地里。外婆的老家好像在徐行，曾几次听母亲说起一个读音是“苦草湾”的地名，也不知是不是这几个字，更不知在什么地方，那里似乎有外婆的老亲戚，但早已不来往了。新泾桥与徐行相邻，可算是叶落归根魂归故土吧。

知道舅舅，是从他一手工整秀丽的钢笔字开始的。那时东大街靠西头近城中这一段的住户中要数我家的信件多，而我家的信大多来自武汉，武汉的来信大多是舅舅的笔迹。每封信的称谓都是“守谋哥守贞姊”。看着舅舅写的字心里好羡慕，总希望自己也能写出像舅舅那样的好字来。首次认识舅舅也是在照相簿上。小时候最怕的事情之一是剃头，嘉定话管“理发”叫“剃头”。那时理发店少，平时都没空，星期天理发人多，要等上半年或大半天。家北面的义弄里有个姓季的老头，摆了一个理发摊。母亲觉得老头的手艺好，价格低，人也少，就总让我去那儿剃头。可老头用的是手工推子，出手慢，还爱跟人聊天，剃一个头要一个多小时，人不多也要半天，我怕剃头其实就怕等候。一次天气热了，老头说剃短一点，我想短一点也好，可以迟来或少来剃头。剃完用镜子一照，头顶上的头发只有半公分，几乎成了光头，想像着明天走进教室被同学取笑的情景，我差点流泪。母亲见我闷闷不乐，就给我看舅舅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浓眉，大眼，侧着脸微笑着，头发也是短短的。“这叫小圆顶。”母亲哄我说。于是第二天我就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

似乎是六十年代中期，好像是文革期间，舅舅回过嘉定。见面时除觉得舅舅没有想像中的高大外，其他和照片上一模一样，总是笑眯眯的用带些湖北语调的嘉定话叫我“曰斌”，印象中，舅舅是第一个叫我“曰斌”的人。母亲知道舅舅喜欢喝酒，那时没有什么好酒，也买不起好酒，就准备了普通的白酒。舅舅也不讲究，笑眯眯地往酒杯里倒酒，说：曰斌，也来一点。那时我上初中，别说是烧酒，就是黄酒啤酒也没进过口，吓得我连连说不，舅舅就哈哈地笑起来了。后来我下乡插队，在农村里学会了喝酒，好像还有一些酒量，脸颊上的胡子也慢慢地多起来，母亲就说“三代不脱舅家门”。舅舅好酒量，长着络腮胡，如果蓄须的话肯定是个美髯公。因母亲常常提起舅舅，而舅舅舅妈在我家困难时给予了及时真诚的周济和帮助，我家姐弟四人都觉得在我家亲戚中最亲近的是舅舅和舅舅家。

往事如烟云，在岁月的季风中飘散消逝；记忆似沙雕，被时间的流水侵蚀吞没。晓铁表弟近年潜心于姓氏谱牒研究，费大力整理编纂家谱纪念相册，嘱我写些有关的文字，唤起了心底残留的零星印记，缀成一文，权作心香一瓣，遥寄在天国的外公、外婆、舅舅和母亲。



杨雨龙子女合影1961年



王英宝与杨雨龙子女合影1966年



秦宗英与孙子杨轩2007年



秦宗英与重孙郭子秋2008年



杨守贞子女合影1967年



杨雨龙子女合影1979年



秦宗英与武汉亲友合影200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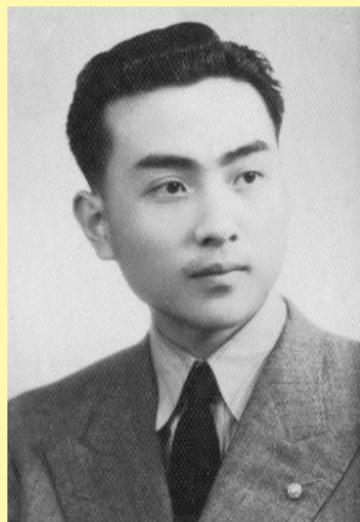
秦宗英与子女家庭合影198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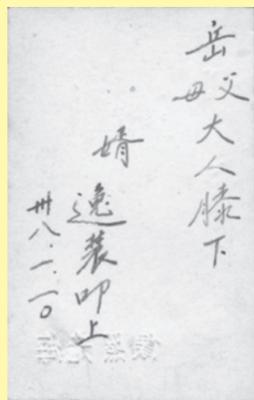
秦宗英与上海亲友合影1997年

忆雨龙

秦宗英 / 文



杨雨龙1949年



杨雨龙(逸农)手迹

我和雨龙相识，是经欧阳敬表弟介绍，他们同住单人宿舍，常以烟酒为伴。1946年雨龙经姐夫黄守谋引荐就在大冶电厂搞事务工作，负责管理食堂伙食，后来才做会计工作，欧阳敬则在该厂队从事测量工作。1947年秋我从吉安女师毕业来到黄石港石灰窑资源委员会华中钢铁公司任教，父亲为该厂出纳，我在子弟小学任教，两个弟弟也在该校读书。那时大冶电厂办在华钢厂内，住宿进出均在一个大院里容易见面。1947年12月认识雨龙后，曾劝其戒烟并没收，但是无效，他是享受在先，痛苦在后，终被烟酒所侵害而早逝。

雨龙别名逸农（取名之谐音从未用过），年轻时就好烟酒，喜食油腻食物，被母娇惯。其父杨德云，1947年病故，我从未见过面，只看过照片。其母王英宝原居上海嘉定，后随雨龙来到黄石港住姐姐家，1948年10月1日（电厂厂庆日）我们结婚后同住沈家营电厂宿舍。1950年搬至黄石港天主堂内住，1952年迁往街上一栋民房内。1952年下半年雨龙调汉口江汉路暨济水电公司工作，举家迁往后湖平房内居住，1957年单位分新房随搬至电业村新三栋住二楼。婆母非常喜爱雨龙，因他年青时患伤寒九死一生由母日夜护理陪伴，寻医问药，终于起死回生。平日换衣老母拿给他才换，衣服也由老人洗，婆母爱清洁，操劳家务事，招呼孙孩子们吃饭上学很辛苦，尤其喜欢晓菲帮她梳头代洗衣物，小刚是第一个男孩，出生时高兴地给街坊邻居散发红喜蛋，不愿让他上幼儿园。老人个性强，脾气燥，吼起来连我都被吓一跳，说话爱伤人，1968年因脑溢血在同济医院逝世，享年78岁，骨灰由其女儿守贞带回上海嘉定安葬。

雨龙在武汉工作调动频繁，曾先后在汉口发电厂，杨园三处，湖北省电力制杆厂（后改为武汉铁塔厂）工作，1975年11月退休。1976年我第一次随他回上海老家嘉定探亲，1979年11月29日不幸中风至右半身偏瘫，最初有信心坚持举手、起跑，步行锻炼，后患胆结石不宜手术，以致常呕吐腹泻，人日渐消瘦成皮包骨，1987年2月住进长航总医院，经胆囊摘除后全身肿胀，消化道出血十分痛苦，终于3月9日1时逝世，享年63岁，雨龙的骨灰安葬在我的父母墓地旁边，在武昌黄金桥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职工墓地，长眠地下。

雨龙仪表堂堂，常被人比作赵丹之貌，是大冶电厂四美男之一，写得一手好字，笔画细中带钢，美而有力。对工作认真负责，业务熟练，1959年被电力基建局送变电工程处表扬奖励，会计帐目从未差错，几十年的旧账亦能很快清理出来。一生洁身自爱，分文不贪，对人和蔼可亲，待人忠厚诚恳，无世俗说的“下江人滑头”（即指上海人），不喜言语，但爱反话激之，脾气坏，家务及孩子事管得少，可对蓬蓬三岁时感染小儿麻痹症抽脊髓时哭了。有次醉酒半夜拧着塑料油壶要给蓬蓬送到乡下吃，那时三个孩子均下放农村，抽调无门颇感心烦，着急而酗酒，尤其是蓬蓬下放时间最长，雨龙经常挂记于心，时常怨天尤人，苦于无力相助而自责。

杨家仅有两系：一是阿东哥（早去世），其嫂在1976年，1987年我们见过面，住上海嘉定，与姊妹来往不多，其孙所生均是女孩。

二是雨龙原有一哥，小时被牛挑死，大姐嫁乡下陆村，有三子一女，二姐杨守贞嫁黄守谋有曰敏、曰娱、曰斌、曰雯、孙为黄炎、王旭东、黄惟冰、张琪民均定居上海，唯曰斌住嘉定。

雨龙家晓菲、岚英、红英、志鹰、晓铁。孙郭峰、曾毅、马晴、杨雪、杨轩。

其他未尽事宜由后辈去追述之！

二〇〇八年六月修改

感谢母亲

杨晓铁 / 文

母亲，在我的心里您一直都很年轻
童年时，您抱我的臂膀总是那么有力
母亲，在我的心里您一直都很美丽
成年时，您看我的眼神总是那么清静
成长的经历遭遇无数坎坷和风雨
是母亲给我勇气
回首过去，您的抚慰教会我，面对生活充满感激
您的教导告诉我，面对困难不断进取
您的鼓励鞭策我，面对挫折要坚强更要坚定信心
从童稚的顽皮到年少的叛逆
母亲，您用微笑抹去我心灵的点点灰迹
您用宽容让我学会理解和耐心
您用善良让我懂得委屈的真正含义
欢畅您愿与我共享，忧愁您独自默默承受
您的爱像三春的暖阳照耀我前进中的每一步足迹
母亲，在我的心里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部书籍
让我把生命的养分自由汲取
母亲，在您八十华诞的今天
可否听见我发自肺腑的声音
——感谢母亲